

偶尔坐下来聊天或者读书,发现很多人在谈自己诗歌写作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音乐的作用。尤其是在写一首较长的诗的时候,没有音乐的陪伴是不可想象的。音乐,就像是灵魂的助产士,它帮助诗人凝神、酝酿情绪,把难以捕捉的情绪架构成可见的文字建筑,建筑里有温度和呼吸的灵性。

我相信朋友们对说起的大约都是真的。我的确从他们的诗里面感受到了十二木卡姆的轻快、莫扎特式的明亮或者宗次郎的忧郁或者维塔斯的绝望,但我之前的确很少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是个乐盲,从小就不喜欢说话,有自闭症的倾向。很小的时候,因为身体孱弱不能安眠,很多时候我在深夜里独自睁着双眼,听着屋外知名的夜鸟鸣叫,或者是某些更微弱的虫鸣。因为经常在夜里醒来,听到这些声音,慢慢地,由恐惧变成了依赖。它们孱弱、低沉,若有若无,仿佛来自树洞、大地的裂缝或者另一个世界,带着亡魂的孤苦,但却抚慰了一个失眠少年无边暗夜里寂寥的时光。

后来,家乡山野道旁新修了铁路。我又开始喜欢上了深夜里传来的火车的汽笛声。起先依旧是微弱的,然而渐次变得清晰,慢慢地你能感受到大地的微微颤动,继而越来越剧烈。而随着那一声汽笛的响起,你会感到那随之而来的火车碾压铁轨的哐当声,它们整饬、有力、蛮横,毫不顾忌你的感受,直逼胸口。它们让你呼吸急促、胸口发闷,如临大敌,但又无法避开,你只能闭上眼睛,任凭它从你身上蛮横地冲撞过去,然后一意孤行,又渐行渐远,丝毫也不会为你稍作停顿……

后来我终于知道那是一趟发自银川去往上海的K360次列车,经过家乡小站的时候是凌晨3点。那时我从未出过远门,以为那一声声渐行渐远的哐当声只是别人的命运,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会和这趟列车发生什么联系,也未曾料到有一天我会搭乘它离开生活了20来年的故土。但那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同样还是凌晨3点,同样是一趟逐渐逼近的列车,但这一次,我由一个命运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被它裹挟并带走的人。

在此后的10多年里,我被它反复挟持,在它的哐当声里写下了大量有关火车的文字,一遍又一遍地试图解开陇海线上的人生不等式。但我不曾想到,我踏上的其实已经是一次未竟之旅。它在无数次的重复之后,终于向我暗示出了我的命运之旅的真正朝向:远方。是的,那是一个确定存在的地

方。我曾在一首名叫《凌晨三点》的诗歌里记录下了获得神启时的感受:

凌晨三点
有人辗转失眠有人轻轻啜泣
凌晨三点
火车穿过针眼,缝补断裂的旅途
凌晨三点
有人起身去远方而远方甚至还没来得及铺上铁轨

低声部

□高鹏程

这些年,在由陌生逐渐变得熟悉的异乡,在海边,睡不着的时候,我习惯听涛声,有时汹涌澎湃,有时如歌如哭,有时如泣如诉。那些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波浪声里,仿佛也藏着另一列火车。它从深海,我所不知道的命运的幽暗地带驶出来,但我从未知道它将要开向何方。沙滩肯定不是它的终点。在卸下那些潮水的乘客之后,这一些由涛声构成的虚无的列车,继续在天空中隆隆驶过,它试图抵达的终点在哪里?

“我时常在原地漂泊,却渴望在不确定的远方,安下一个永恒的家。”我写下的这个句子,仿佛是一句偈语,注定了我的动荡。在外省谋生的10年来,我辗转换了五六个工种。大约是2005年底,我在寄居的一座南方县城里的一间废弃的广播播音室里,读到了一组诗,其中第一首,是一首名叫火车的诗。它是旁观者的火车,又是在场者的,它似乎什么也没说,但什么也说了。我无法言说当时读到它的感受,一下子就被击中了,仿佛这些年所有有关火车的经历,一下子都被激活。它是别人的火车,但却承载了我的所有心境。

在经历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后,我开始写诗了。我想,除了是一个阅读者,我还应该是一个创造者。我带着童年时聆听到的那些细微的声音抒写,我写到一棵树里面垂直奔跑的一列液体的火车,我写海边书系列里面由涛声组成的火

车,我写萧关古道里漫长的时光列车,我把自己同样写成一列火车:天色暗下来。车厢内外的光线交换了/彼此的位置。这时,我忽然发现,贴近车窗的外面,有/另一个“我”/它似乎坐在和我一样的车厢,但又和窗外的景物/奇妙地重迭在一起,它/是我吗?这么多年,多少个夜晚,它是否/一直陪着我,默默地在车窗外奔跑?/默默地替我,承担着旷野的寒冷/与孤寂。那些高高的树冠,巨大的山石、阴影,迎面而来,与它/相撞/穿越/后退/又相撞……它真的/是我吗?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对它的疼痛一无所知?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写下了大量有关火车的诗。我的耳畔始终轰响着火车单调又持久的哐当声。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必须适当摆脱火车的挟持,我必须让自己学会更加缓慢,学会控制速度,学会用回忆去控制未来的方向。于是,我在有关怀斯系列的书写中,选择了一种更缓慢和低沉的声音。这种声音来自勃拉姆斯,来自勃拉姆斯的大提琴的声音。我是个乐盲,但是,当勃拉姆斯的提琴声响起的时候,我找到了我需要的写作节奏:抒徐委婉而又气度沉雄。在这样的节奏里,我的想象里会出现怀斯画中的那幢孤立在原野上的白色建筑,以及宾西法尼亚费城郊外库尼尔山丘吹来的降雪之风。我的血液开始变得澄澈和宁静,我开始了《冬天的秘密花纹》的书写。

尽管我在勃拉姆斯的琴声里对着怀斯画册写下了大量与之相关的诗篇,但我其实对大洋彼岸的这位画家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在我以怀斯的口吻写完《遗世录》之后不久,传来怀斯逝世的消息,让我觉得万分吃惊。在完成了两首悼念性的诗篇后,我没有再写下有关这位画家的一个字。

很多读过我诗的朋友都觉得我写诗有时过于冷静,锋利和庞杂,缺少真正的美感。我接受这样的批评,但并不想刻意去改变它。我想我应该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但是同样我发现,我喜欢的情感方式,往往就是近乎零度的处理。甚至激情,我也喜欢那种压抑着的:它在地层下面,炽热浓烈,如岩浆奔腾,但上面永远被厚厚的岩层包裹。有时候,我还刻意在上面再放置一湖冰冷的湖水。我用沉在水底的一只铁锚,死死地堵住岩浆喷薄的裂口。

但我想,我其实也是在等待那个能够找到并拔出铁锚的手,如果它来了,我愿意承受它像锋利的月光一样在我平静的湖面狠命地一划,我愿意在铁锚被拔出的瞬间,发出这一生最酣畅的惊声尖叫。

关门3日,眼睛就有些发霉了,看什么都模糊,灯光里耸动着物象的重影儿。人更慵懒,歪在椅子上似一摊烂泥,肉身愈发沉重。颈椎也在生锈,左右轻摇几下头,耳间就能听到脑筋断裂的脆响。闷在几本书里假寐,好长时间头脑里仍旧活着别人的故事,思绪时刻牵绊在一些真实或虚构的人物身上,跟着他们狂浪、云游、发愁、惊喜、绝望、死亡、重生……感觉整个人都要腐烂掉了,居室里竟然真的生出一缕臭气,猛地站起来,大腿的肉都在抽搐。推开窗子,迎头撞过来一片蔚蓝,天际线上的建筑物似乎也刚刚升起,近处的树头积着一团团浓重的暗绿,风在它们的怀中搅动着,阳光就从那些叶片上簌簌地滑下来……

院子里总是那么安静,墙外的市声怎样喧嚣,街景如何绚丽,似乎跟它都扯不上多大关系,它兀自团圆成一座小岛,很贞洁地栖身在一片茁壮的繁华里,宠辱偕忘且怡然自得,以至于让人觉得,在这里,你想肆意地喊一声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冰心像前的草地上,已经落满了叶子,10月中旬还开着的几朵月季花,也悄悄地宅了起来,似乎在和我换位,跟我捉起了迷藏。塑像底座上那句话还在——“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我确信冰心说出它的时候一定没怎么用力,可语气却异常坚决,即便时间想藏也藏不住,深秋里,它们还在闪烁着,在和落叶切磋着。就在这看似萧索的情境里,大师的沉思显得更温情,也更有魅力。

这里是绝对担得起深思和换气的地方,它使我对环境塑造人的说法更加确信无疑。就说那满园看似散漫的落叶吧,在季节面前,它们自发地统一了意志,心甘情愿地撒下各自的叶子。没有谁刻意强调曾经的出身,扎根在高纬度上的,减弱了茂盛的心气儿,处在低纬度上的,依旧谦虚地挺拔着,每一棵都自然袒露着植物的亲切,牵手相伴,和谐共处。楼下路边的一排白玉兰,礼仪般的站立着,淑女范儿十足。我觉得它们是园子里最有气质的树了,恬静而沉着,唇彩雅致,线条柔美,特别是它们的叶子,绿着的时候光洁、规范,风中轻摇,似在默默地招手,即便眼下落了,也不见枯败,尽显工整、清澈,捡起来细看,那上面恍惚真的写满了隔世的文字,简单翻译一下,竟然是发给下一个春天的邀请。

让我心动的是,这些无论落到草地、路面还是水塘边的叶子,不管来自怎样的枝干,都带着各自母体的木质风度和进化向上的形迹,或是翩然飘落,或是被风摘下,都顽强地保持着它们独特的植物学背景,带着每一棵母树的源代码。叶子果真就是树的语言和文字,你可以粗放地认为它们是不尽相同的字体和书写形式,或是来自不同的部落与族群,表音或表意,现在它们普遍落下来,发表在结实的大地土上,接受着我们的踩踏和阅读,随着潜意识进入我们的欲望和情感里。我真害怕有谁会去扫这些极有灵性的叶子,别去扫,别去动它们那随意的排列和表达,特别是别去打乱这深秋里看似荒诞的生命秩序。要知道,拿起扫帚的一瞬间,你的原罪也就跟着起舞了,你的灵魂里的秋风是不具建设性的。很多时候,我们越是为达成了完善的愿望,可能正是一种不经意的破坏也就开始了,生活中,这样事与愿违的例子还少吗。

这是北京的深秋,在这个叫做鲁迅文学院的院子里,我在陪着这里的每一棵树过秋天,给每一片落叶规划它们的去向。银杏的叶片自然被隐喻成蝴蝶的灿烂之翼,形而上慰藉精神,功效上又可入药,应该堂而皇之地进入医典。木棉树的叶子是爱情的名片,早已经在舒婷的诗里获得了应有的名分,因此还是让它回到诗歌。桃树的叶片惯于预言情事,它们理应进入言情剧的细节。白皮松身着迷彩服镇定地卫护着满院的花草竹石,它们用落下的叶子编织自己的忠诚。鸡爪槭用落叶去驱赶虫子,它们肩负起“影子啄木鸟”的责任。至于那些品相孤傲的梅树,我无法区分它们的叶子,却坚信它们都在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了我们的思想,默默地为这个世间的冷漠加温……

突然起风了,一大片杨树叶子被裹挟着撒落到我们的头顶,慢慢地淹没了院子里的一段水泥路面,构成一个饶有意味的景致。我喜欢那种被落叶浇灌的感觉,像被呵护,被覆盖,接受一种别致的洗礼,俨然自己也变成了一棵树,一棵失宠的杨树。是啊,人到中年,进入到人生的秋境,脱落的头发何尝不是飘落的叶子,在日渐寒凉的生命现场,迫切地期待那个返青的时刻。毕竟,人不如树,一世终了,无可再来。人也不是树,常青只是一个愿望,永恒的当是精神的光谱里人性的绚丽。

树叶越积越多了,我庆幸依然没人来扫它们,这是一种多好的生命态度啊。世界需要这种不经意的相互尊重,需要这样一份看似微不足道的善意来加持一种原在的秩序。一片叶子用它短暂的葱翠时光告诉我们,落下的肯定不都是必然的失落,一定还意味着长久的升起。这正如塞涅卡提醒我们的那样: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并不在于有多长,而在于有多好。

笪,笪下铺垫有厚厚的稻草。

主事宣读完规则,鞭炮炸响,接着就是一下重锣。赣南远客为先,6只青狮在锣鼓声中一跃奔出,翻滚跌扑,煞是好看。不料,来到笪首处,纷纷栽倒,折腾了半炷香工夫,就是挨不近八仙桌,只得退场。粤东也是6只青狮,无意上八仙桌采高青,成双对表演了一套“雄狮献瑞”连贯动作,吐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红布条幅。锣鼓停歇,恰好回到了原处。现在轮到闽西的了,也是6只。先出4只,舞到笪上,也接二连三地栽倒了,退了回来。剩下的两只,只是一当地的,一只就是杭川郭坊的。郭坊的锣鼓敲起,有些乱。增发拨开人群,来到狮头旁,抚摸着狮子耳朵,狮头移开,露出了他大哥的脸。大汗淋漓的大哥又惊又喜,说:“好你个发狗,躲在这里修仙哪!”增发说:“大哥,我来,赢钱还你牛水。”

说话间,锣鼓声响了,岩村青狮已经奔跳出老远。郭坊青狮欢快蹦达,一会儿工夫,就追了上来。岩村青狮上笪了,摔倒、爬起、爬起,一副不屈不挠的架势。郭坊青狮在笪外停了停,嗅了嗅。鼓点骤响,郭坊青狮一跃而起,落地生根。每走一步,大吼,四脚齐齐发力,顿一顿,似有千钧之势。围观者听得笪下面发出脆响,仔细听听,是笪下滚动的圆竹杠破裂的声音,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围观者大声喝彩,一浪高过一浪。岩村青狮伏地不动了,狮头大口大口地喘气,冷汗湿透了后背,手脚发抖。他想,看不出这卖牛肉兜汤的,功夫竟是那样的高深莫测。怎么办呢?

岩村狮头不是别人,就是那只“大老虎”,麦七。

了金牌,名声很大。之所以来到130里外的岩前古镇摆“牛肉兜汤”小食摊,说来也与“牛”有关。增发好赌,手气差,一次豪赌,急红眼了的他牵来大哥家的一头水牛,又赔了进去。他恨不得剁了双手,拈脚就走了,发誓要“以牛还牛”,赚回了牛本钱,再回杭川。

这一天,均庆寺也办狮子会,号称“闽粤赣三省狮王争霸赛”。汀江木纲老板练大炮悬赏1000两银子的花红,奖励优胜者。这下可热闹了,周边客家地区来参赛的青狮足有18只,都是各县身怀绝技者。

百十丈外,是均庆寺。石坪上,人头攒动,锣鼓声声。这一边,增发指望快一点卖尽牛肉兜汤,收摊寄存在阿三哥的杂货店里,自家悄悄地挤入人群中瞧上几眼,解解馋。20余年的拳脚功夫,都被那些南狮锣鼓催醒了,发痒发麻。

一位老阿婆牵着小孙子过来了,叫了一碗。增发问阿婆要不要也尝一口,天冷,喝了驱寒。阿婆使劲咽着口水,说:“吃过了,过年喽,鸡汤都喝怕啦。”说着,抖抖索索地从上衣上摸出一块旧手帕,拣出5块铜板,反复数过,递到增发手上。小孙子喝完了,捧着空碗,舌尖舔着嘴唇,盯着老阿婆看。增发给他添上了半勺浓汤。小孩子乖巧地说:“阿姨新年发大财。”增发笑了。

就在增发抬起头的那一刻,他笑不起来了。他紧握铁勺的手有微微的颤动,双脚却坚实地扣在地面上。他看到了一群人摇摇晃晃向他的摊点走来。

为首一人,胡子拉碴,满脸疙瘩,敞开的外

套,油污斑驳恰似剃刀布。他叫麦七,是古镇街头一霸,曾手持两把杀猪刀打跑了10多家赣外客商,号称“大老虎”。还是去年腊月二十七,人年界了,麦七来到增发的摊点,连喝了5大碗牛肉兜汤,要付钱了,麦七从腰间摸出两把杀猪刀,插在摊点的木板上,说:“上杭老友,看看我这家伙值多少钱?拿去!”增发人在外乡,和气生财呢,还能咋的?陪着笑说:“虎爷,您开玩

笑了。”麦七大笑,左手夺过增发手中的铁勺,只在木板的边沿用力一敲,两把杀猪刀跳将起来,右手抄接,两把杀猪刀又回到了他的腰间。

眼下,麦七又来了,还带着一帮人。增发能不紧张吗?老阿婆也怕“大老虎”,按下小孙子嘴边的瓷碗,牵着他慌慌张张地走开了。说话间,麦七就到了,用半根筷子残片剔牙,说:“上杭老友,新年发大财。”增发笑了:“发财,大家发财。虎爷,您来一碗?”麦七说:“哎呀,新年发个利市,哥儿几个全包了。别忘了多搁些葱姜!”增发嗫嚅道:“5文一碗,算4……4文,中不?”麦七双眼一盯,缓缓道:“上杭老友,今日俺请客,咋啦,不给面子?”增发将剩余的四五斤牛肉片全部倒入了铁

锅里,不久,热气腾腾的牛肉兜汤就出锅了,调上配料,香气飘散。麦七和他那些朋友吃得满头大汗,连声叫好。一个矮胖客人说:“都说潮州湘子桥的鱼汤好吃,俺说这兜汤,真他妈的带劲。”

风卷残云一般,豪客们把这一摊杭川牛肉兜汤了个精光。锣鼓声又紧起来了,来来来,狮王大赛就要开场了。麦七竖尖了耳朵,他该结账了。增发说:“虎爷,28碗半,算您28碗,一碗5文,算4文,一共是120文,您赏我100文好了,整数。”麦七剔着牙说:“好,好。”他从腰间晃荡的杀猪刀旁摸出了一块银子,足有半斤重,晃了晃,扔进铁锅,说:“给,银子,立马找零,我等着用。”铁锅内有猪骨头和残汤。增发捞起银子,苦笑:“虎爷,我找不开啊,小本生意的。”麦七唰地拔出了杀猪刀,说:“要么砍下一块?一刀就够了。”增发说:“不,不要砍。”麦七收刀,张开巴掌伸出去,说:“你不要反悔啊。我等着用。”增发捧上了银子,说:“虎爷,您走好。”麦七推了增发一把,笑骂:“上杭老友,上杭拐哩!”前呼后拥骂骂咧咧地往均庆寺摇晃去了。

均庆寺外石坪,18只青狮跃跃欲试。场中,竖立着一根1丈8尺的桅杆,上头,以红绳悬挂一束青石莲。六张八仙桌依次按三、二、一的阵式叠好。哪一只青狮采下青石莲,哪一只青狮就是赢家,就是优胜者。1丈8尺的桅杆实在是太高了,往常,“缩”上两张八仙桌高度表演的青狮,就算是方圆百里的高手了。3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要么怎么叫狮王争霸赛呢?主办方为安全计,在桅杆的四周铺设了一层层谷笪,谷笪下铺垫有厚厚的稻草。

主事宣读完规则,鞭炮炸响,接着就是一下重锣。赣南远客为先,6只青狮在锣鼓声中一跃奔出,翻滚跌扑,煞是好看。不料,来到笪首处,纷纷栽倒,折腾了半炷香工夫,就是挨不近八仙桌,只得退场。粤东也是6只青狮,无意上八仙桌采高青,成双对表演了一套“雄狮献瑞”连贯动作,吐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红布条幅。锣鼓停歇,恰好回到了原处。现在轮到闽西的了,也是6只。先出4只,舞到笪上,也接二连三地栽倒了,退了回来。剩下的两只,只是一当地的,一只就是杭川郭坊的。郭坊的锣鼓敲起,有些乱。增发拨开人群,来到狮头旁,抚摸着狮子耳朵,狮头移开,露出了他大哥的脸。大汗淋漓的大哥又惊又喜,说:“好你个发狗,躲在这里修仙哪!”增发说:“大哥,我来,赢钱还你牛水。”

说话间,锣鼓声响了,岩村青狮已经奔跳出老远。郭坊青狮欢快蹦达,一会儿工夫,就追了上来。岩村青狮上笪了,摔倒、爬起、爬起,一副不屈不挠的架势。郭坊青狮在笪外停了停,嗅了嗅。鼓点骤响,郭坊青狮一跃而起,落地生根。每走一步,大吼,四脚齐齐发力,顿一顿,似有千钧之势。围观者听得笪下面发出脆响,仔细听听,是笪下滚动的圆竹杠破裂的声音,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围观者大声喝彩,一浪高过一浪。岩村青狮伏地不动了,狮头大口大口地喘气,冷汗湿透了后背,手脚发抖。他想,看不出这卖牛肉兜汤的,功夫竟是那样的高深莫测。怎么办呢?

岩村狮头不是别人,就是那只“大老虎”,麦七。



【美】怀斯作品



雄狮献瑞

□练建安

母亲最动听的语言

□赵振王

冬阳下,有冷风吹过
无法逾越阳台
一面悬崖,高耸晚霞里
用手语说话
告诉我,远方的母亲
在火塘旁,煨茶煮饭的常态
手语,与我写诗时的想象力
长得极其相像
像舞者,从容走上舞台
肢体表现的气质
比语言更能打动触须
皱纹和白发
是母亲优雅的手语
气质在指缝里
光束般飘洒出来
温暖我想象的遥远距离

母亲是天生的美女
从村姑到老妇
牛羊,是母亲额头滚动的汗珠
猪与鸡,跳动着母亲的脉动
园子地,是她给儿女们
重复使用过的尿片
形态中的母亲,已是老花眼了
什么都拿在掌心里
往远处看,看了又看
端详一双鞋底,比看儿子还要仔细
鞋底上,麻线的疏密
是留给儿子的唠唠叨叨的教诲